

永屏公園

◎屠佳

大姊說：「受不了，今年夏天特別熱。」

我轉過頭，附和她說：「是的。」說完繼續擦拭草蓆。大姊的床，墊在草蓆下的床墊，彈簧壞了好幾根，稍微用點力，下面就整片凹陷下去。

這個夏天，我來永和的工作。以前在臺北也待了好幾年，臺北和永和中間只隔一條河，夏天都一樣熱，沒有哪一年會特別熱。

不久之前，我還在盛太太家做事，做到五月下旬他們全家移民去美國為止。正在收拾他們的行李，盛太太過來說：「人力仲介公司打電話來，通知妳去面試。芬妮，祝妳有好運氣。」

趕到仲介公司，經理帶我到一個女人面前。前來挑選女傭的雇主，都是先看公司提供的照片和表格，然後再指定其中一個見面。

女人打斷經理的話，說：「表格上寫過的，你不用說，我當然知道她最有資歷。」

「我還是要補充一點，」經理豎起食指說：「菲律賓來的，教育程度高。不像印尼外勞，印尼來的，很少讀過大學。您可以試試她的英語。」

「我姊姊不講英語。」女人說。

經理改口說：「芬妮國語講得很好，臺語也懂，說她善解人

意，是一點都不誇張的。」

我一一回答了女人提出的照顧病人的注意事項，女人轉頭對經理說：「芬妮的工作期限，還剩下大半年吧，這不要緊。」停了一下，問道：「薪資可以便宜一點嗎？」

經理笑了笑說：「公司的外勞薪資，都一個價錢。」

女人帶我上公車。過了中正橋，我們下車了，女人說：「不用稱呼我老闆，叫我二姊就可以了。妳照顧的是大姊。」我們走過的街道，遠遠地看得到河堤，走在堤上的人影小得像螞蟻。河堤下面分布參差不齊房屋，還有都市裡難得見到的菜園，河堤阻擋了後面的新店溪，看不到河水。以前的一位雇主曾經要我過河來找尋走失的西施犬，我在河岸走來走去，走到傍晚。已經過去很多年，我還記得在河岸見到的景象，新店溪彎彎地流過來，水流平靜，水中無船，天空灰濛濛，一隻白鷺在盤旋。

我們沒有朝那個方向走，折向一條小路，道路兩邊大都是二層樓房屋，也夾雜著水泥平房，平房前擱著木板三輪車，門戶緊閉，野貓從木板車弓身躍起，跳上屋頂。沿路寂無人聲，靜得可以聽到汽車奔馳聲，遠處矗立一幢幢大樓，大樓下的馬路依稀可見。以為會一直朝前，二姊卻說：「到了。芬妮，到了，妳在看什麼？」

我不敢告訴二姊，看到一個推輪椅的女孩慢慢走過來。我很快轉過身，面對眼前的小樓房，這幢小樓跟左右鄰屋一樣陳舊，區別只是磚牆上爬滿攀藤植物。這一排房屋與對面的樹木之間夾一條狹長水泥路，二姊和我從水泥路的這一頭走過來，另一頭通往傳來汽車喇叭聲的馬路。推輪椅的女孩就是從馬路那邊慢慢走過來，坐輪椅的男人縮成一團，穿著T恤的女孩身材豐滿。趁二姊掏鑰匙開門，我扭過頭看，女孩把輪椅推進樹木空檔，很快不見。那時我沒有注意社區小公園就在樹木後面，也不知推輪椅的女孩叫瑪麗婭。

跟著二姊進屋，她說：「堆在一樓的都是雜物，我爸爸做生意賣不掉的，也堆在這裡。」跟在她後面，一步一步上樓，先上大姊住的三樓。

大姊的臉很大，坐在扶手椅上說：「怎麼不事先講一聲，早知道我不會這麼邋遢，讓人見笑。」說著擱在扶手上的臂膊動一下，臂上的肉把皮膚壓得垂下來，裡面像裝了湯汁，湯汁跟著一起晃動。二姊說：「芬妮來我們家，早也見，晚也見，姊姊穿什麼，都不要緊。芬妮，給大姊斟水喝。水壺裡有冷開水。」

「我不要喝，要喝水，我自己會開口。」大姊說。扶手椅旁放一個助行器，鋁製助行器下面有四條頂端裝橡皮頭的支架，雙手握住上面把柄，往前推，就能走動。

三樓分成一大一小兩個房間，大的是大姊睡覺的地方，旁邊隔出浴室。二姊說：「妳到後面看看，後面小房間是廚房。」

二姊說：「姊沒有叫芬妮做事，我要她去打掃房間了，忙著加班，房間亂得很。」二樓跟三樓一樣，前面的大房間是二姊臥室，後面小的用作廚房。前後兩個房間都有窗戶，空氣對流，不會太悶熱。拖完地板，二姊叫我去一樓找床墊和兩張草蓆，一張鋪在三樓地板，上面鋪床墊，再在上面鋪另一張舊草蓆。二姊在二樓也鋪床墊在地上當床，比我的床墊厚了些。

我的床墊緊靠大姊的木床。為了表示會做事，我說給木地板打蠟，亮晃晃的，比較好看。

二姊說：「從我出生後，都沒見過地板打蠟。」

大姊說：「妳沒見過，我見過。」

「打蠟要花錢，免了吧。」二姊揮一下手，下樓取來舊被單，讓我晚上蓋肚子。她說：「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」

「早上回來，給我帶塊燒餅，像上次買的。」大姊說。

大姊對我說：「妳可以開風扇啊。」

「不用，不用，樓上有穿堂風。」

「妳背上衣服都濕了。」大姊指一下助行器旁的小風扇。

我按動風扇，調整位置對準大姊。大姊說：「我不需要吹，都已經習慣了。」

前面是紗窗，夏風吹過來，徑直吹向後窗。大姊說：「妳到前面朝下看，看到的是永屏公園。」

臺灣有許多社區公園。八年多了，我見到的社區公園都差不多，花圃都不大，也罕見古森森樹木。當附近居民聚集在公園時，那就是在參加里長舉辦的一種里民友好活動。

二姊時常下半夜回家，等她洗好澡準備睡了，樹叢裡的鳥雀有了動靜，第一隻像是試探似的叫一聲，過了一會，公園的另一頭也傳來鳥鳴聲，天空在鳥兒的對唱聲中漸漸泛白。二姊睡到市場快收攤時起身，挽起頭髮去買菜，買點魚，對減肥有好處的各種蔬菜裝了好幾袋。

中午陽光曬得樹葉低垂，大姊昏昏欲睡，我倚著窗看公園。推輪椅的瑪麗婭沿著水泥路慢慢走過來，坐在輪椅上的王先生耷拉著腦袋，我沒聽見他講過話。大姊午睡時，我不能和下面的瑪麗婭講話。

但是大姊愛聽蟬聲。晚上黑蟬看到燈光，飛來紗窗憩息，大姊要我扶她去看，觀察牠們鉤著紗窗的六條細腿和一動不動的胸腹部。二姊說牠們的叫聲，從小聽慣了的，聽不到，還以為夏天還沒來呢。

王先生住在臨馬路的高樓上，屋裡整天開冷氣，所以要帶王先生來公園呼吸新鮮空氣。瑪麗婭推輪椅到大姊屋門口，知道大姊的規矩，一聲不響地仰起頭對我使眼色，她的眼睛會說話，讓我知道她當天的心情是好還是壞。瑪麗婭常常很快樂。

瑪麗婭小時候在鄉村，後來被祖母接到城市，瑪麗婭讀完馬尼拉大學，拄拐杖的祖母把她叫到面前。祖母坐在籐椅上，猛地舉起拐杖，把拐杖頭壓在瑪麗婭肩上。祖母說：「只讀大學

是不夠的，要到外面闖一闖。要出去闖一闖！」

永屏社區的菲籍女傭只有三個，瑪麗婭和我最要好。另外一個叫雷蒙娜，和瑪麗婭同在古金大樓。雷蒙娜很容易緊張，瑪麗婭說有一天見雷蒙娜拎著塑膠袋，嘴裡說可怕，可怕。問她是怎麼回事。她說雇主要她把袋裡的黏鼠板丟掉，可是黏在板上的老鼠，眼睛睜得好大啊。瑪麗婭接過塑膠袋說，我幫妳去。

瑪麗婭和我講話的時間都是在晚上八點垃圾車開來之前，手拿垃圾袋站在馬路邊不停地講。「妳不知道，王太太待人和善，和我講英文，細聲細氣的。我只要服侍好王先生，洗洗衣服煮煮飯，空下來的時間，在陽臺上種了石榴樹，結出小小石榴果，可愛極了。陽臺上還建了水池，養錦鯉。大樓的住戶都很客氣，我推著輪椅上下電梯，劉里長看到了，幫我一起推，他說外勞和大家一樣平等，沒有區別。老天保佑，讓妳也有我的好運氣，我再看看妳的手。嘖嘖，手掌還是洗得雪白雪白。」

天氣一天比一天熱，大姊容易出汗，被單、床單時常要換。洗衣機早就壞了，床單和大姊二姊的衣服都用手搓洗。瑪麗婭嘆息說：「妳真有耐性。」

我不會把大姊家的事全講給瑪麗婭聽。

大姊把二姊帶給她吃的燒餅，連掉下的餅屑和芝麻都吃得乾乾淨淨。「一粒芝麻七粒米，賽過七粒米，芝麻就是好吃。」

大姊又說：「我爸爸是賺了大錢的。」

二姊問：「大姊是不是常常說，爸爸賺了大錢？」我不能把話傳來傳去，回答說沒有。二姊說：「妳懂得謹言慎行是好的，不過我不信姊的脾氣改了，她講些什麼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不過我要讓妳知道，爸爸不是有錢人，媽媽也跟爸爸一樣辛辛苦苦做小生意，積了一點錢，才買下別人不要的老房子。妳想想看，有能力的人都是在鬧市買樓的。蓋這幢房子的黃老

先生，年輕時挑擔賣菜，每天步行過中正橋，挑到臺北賣。那時候永和地皮便宜，買地蓋房子，比較容易。後來他兒子在臺北買了新樓房，把黃老先生接過去住，老房子賤賣給我爸爸。我們搬進來，姊姊書讀不好，爸爸很生氣，小生意年年蝕本，拖了幾年，過世了。姊姊老大不小的，去西門町紅包場唱歌，賺錢餬口，我一面做家教，一面讀護理學校。姊三年前不能唱了，靠幻想才能活得開心一點，她對妳說的，全是編出來的。我請遠房親戚過來照顧她，親戚嫌我給的少，臨走前把洗衣機弄壞了。」

大姊在樓上喊我，二姊仍滔滔不絕地說：「仲介公司在醫院門口發名片，我看到了，才想到找你們經理。明白了嗎？就像當年挑擔的黃先生，挑起養家重擔的是我。」細說歷史的結論是：「處處要節約。大白菜的根別丟掉，洗乾淨，醃來吃。洗過菜的水可以沖馬桶。姊看電視睡著了，芬妮，妳記得要關掉。」

沒想到還沒結束。「醫院裡護士怕輪到大夜班，上大夜班的錢多一點，我不怕，只要身體吃得消，上完日班加夜班，也可以。」

大姊又喊了一次，我趕快上樓梯，二姊跟在後面，在我小腿拍一下，說：「和妳一樣，我在醫院也是出賣勞力。」

早上有人下面喊荷香，荷香。大姊說：「是李清靜，妳去開門。」李清靜熟門熟路，上門轉個彎，穿著半高跟鞋篤篤篤走過廚房，走到臥室拖了凳子坐下，說：「荷香，氣色很好喔。」大姊問她想吃什麼點心？李清靜說不要不要。大姊說：「待客之道，應該有的，我爸爸教導的。」李清靜問：「幼香在上班？」大姊說：「回來了，上完大夜班，在睡覺呢。」

李清靜臉蛋兩邊各掛一綹燙得微微鬢曲的髮絲，講話像朗誦，表情也多。「荷香哪，妳唱的〈冷井情深〉，現在還在耳邊響，簡直跟林良樂唱的沒有區別。我們都沒忘記電眼歌后喔。」

「眼皮都睜不開了，還電眼歌后。」大姊揉眼皮，「好癢哦，恐怕得了乾眼症。」

李清靜說著說著，一講到劉里長，鬢邊兩絡髮絲搖晃，眼神凌厲，都有點咬牙切齒了。她說劉里長不如她，她以前是學過正音訓練的，劉里長就是再投胎也講不了她那麼標準的國語。講完就告辭，篤篤篤很快下樓，自己開門出去。

大姊說：「李清靜是我小學同學，從小就不安靜。四年前為競選里長，在脖子上套個喇叭型頸箍，說是被劉里長打傷的，為民眾被打傷了頸骨，但里民不信她，相信劉里長。今年年底又要選了，李清靜提早出來活動，跑來說『一張票一世情』，要我和幼香到時候都投她的票，趕走劉里長。」

劉里長請社區居民來公園唱歌，吃米粉，喝鹹菜鴨肉湯。俯瞰下面，看到雷蒙娜照顧的小男孩奔跑不停歇，大概是過動兒，小男孩像小鹿一樣跑過草地，穿過小樹林，穿越涼亭，雷蒙娜追不上他。小男孩差點撞到一個吃米粉的老太太，跑到石凳前停下來，雷蒙娜慢慢靠近，伸手拉他。小男孩扭動身體，尖聲說：「不要！」雷蒙娜手摀心口好像說可怕，可怕。

正在整理二姊房間，樓上傳來爭吵聲，我不知爭執是怎麼開始的，大姊說：「我可以多吃素，芬妮不能跟著吃。」二姊說：「我們三個，吃的都一樣啊。」

「芬妮年輕，體力消耗大，要營養。少鹽，少油，少肉，低醣，不適合她。她不說，我代她說。還有喔，幼香，幹嘛非要妳親自去買菜？放心讓芬妮去買，妳可以少費心思多睡覺。」

菜市場在公園後面，我買來牛肉切成小塊，放在湯鍋和卷心菜、馬鈴薯一起煮，最後加番茄。大姊嚐了，興奮地說，羅宋湯，羅宋湯。瑪麗婭知道有家小店買得到香茅，加了香茅的濃湯，喝起來更美味。

有一次，垃圾車誤點了，瑪麗婭說：「誤點也好，我要唱

歌給妳聽，今天好開心，要唱歌給妳聽。」我們到一條巷子後面，從那裡看得到街口動靜。瑪麗婭仰臉望著環繞路燈光轉圈的小飛蟲，輕聲唱：「白雲飄，清風吹，白雲帶領我向前，奔向天的盡頭。」瑪麗婭停止唱，解釋說他們家鄉的年輕人，離鄉之前都唱這首民歌。街口等垃圾車的人群開始移動，我提起攔在地上的塑膠袋，趕緊走，瑪麗婭邊走邊說：「上午菜市場回來，遇見劉里長，劉里長開車去河堤那邊聯繫工作，他說如果我有空，可以載我去看看新店溪。」手提滿滿的垃圾袋，聽她講新店溪實在不是時候，她講了些什麼，都沒聽進去。

從市場回來路過公園，我留意看芭樂樹，大姊講過它。

芭樂樹長在小徑盡頭，樹幹粗壯，葉叢間藏著許多小青果。大姊說它本來種的地方靠近後窗。有一年颶風把芭樂樹連根拔起，童年時的大姊看到兩個老人把芭樂樹搬到公園，一隻本來住在樹上的喜鵲飛飛停停捨不得離去，一路跟到公園。大姊說：「在公園挖一個土坑，移植芭樂樹之前，先在坑裡放一塊鷹洋。妳知道鷹洋是什麼？那是古早時用的一種銀幣，上面刻著老鷹圖樣。為保佑芭樂樹，老人先把鷹洋放進去。」

大姊被我說服，要我給她描眉毛。頭髮要從中間往兩邊分開，不要有一根亂頭髮。「是應該下去坐坐，散散心，很不錯的。」大姊指著我找出來的一件上衣，「不對，不對，是奶油色的，不是這件。」

奶油色偏暗了，帶點土黃。我拿的沒有錯。大姊自己塗口紅，塗均勻了，對著鏡子，兩片嘴唇抿了又抿。

我把助行器搬到屋門口，再扶大姊下來。大姊坐在涼亭，激動得不行，她說沒變，沒變，都沒改變。上班的在上班，上學的在上學，只有大姊和我坐在涼亭。

四周蟬聲鬧嚷嚷，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女孩走上石階，走進亭子。又進來一個穿同樣花衣服的小女孩，兩個都在助行器前

停下。過了一會兒，先進來的那個跑到大姊前面。

「妳們是雙胞胎？」大姊問她。

女孩點一下頭，怯生生望著大姊。「誰是姊姊？」大姊又問。女孩熟練地高舉右手臂。

「妳很乖。」大姊輕拍她肩膀。她立即轉頭往那邊樹蔭看。一個老太太站在樹下。樹影濃黑，罩住瘦老太太，不容易看到她。瘦老太太好像做了個動作，女孩拉著站在她後面的妹妹，手攜手奔過去。

大姊說，老太太站立的那棵樹後面有個叫古聖宮的小廟，信徒們晚上去廟裡，鬍子剃得精光的主持閉著眼睛，會發出女人聲音。「是仙姑附身到他身上，只有晚上，仙姑才會到他身上。小時候，我會過去看。主持已經傳了兩代，都有仙姑附身的本領。我們樓上，晚上看得到古聖宮點的紅燈。」

大姊回家，跟在公園時一樣愉快。晚上看電視，開始對螢幕上的歌星品頭評足，說姓羅的男歌星，右邊額頭老是貼一大塊頭髮，大熱天也貼成這個樣子，何苦呢。

又批評一個女歌星在唱〈我是一片雲〉的時候，長久豎著一根手指晃來晃去。大姊說：「唱『一片雲』就豎一根手指，那麼，如果是唱兩片雲呢，就要豎兩根手指了。」

看到一個男歌星拍的雞精廣告，大姊噗哧一聲笑了。「下巴長得跟額頭一樣長，也敢出來拍廣告，如果我也長了這麼長的下巴，打死也不會出來拍廣告的。」不過大姊喜歡另一個介紹中醫好處的廣告。一位戴眼鏡的先生筆直站著，解說脊椎毛病不容忽視，最後說「有這款情形，請打免費電話孔八孔孔九依孔孔孔」。大姊讚賞他「長得清秀，說話斯文」。

臨睡前，大姊掏出錢包，說：「我也是有錢的，菜市場旁邊的豆漿店賣燒餅油條，燒餅油條太好吃了。幼香不買油條，我都餓死了，記得明天早上買根油條。」

浴室牆上的鏡子脫落在地，碎成三片。原先嵌鏡子的那個位置佈滿絲絲縷縷根莖。攀援外牆的植物竟然有這般力量，它們的不見陽光的銀白色細絲穿越了磚牆縫，把鏡子推落。

雨夜裡，大姊躺在床上半天不動。大姊說：「幼香一定說我是自己編出來的，我現在對妳講的是真的。」她在西門町歌廳最紅的時候，客人會送她東西。

「芬妮，妳去櫃子下面摸摸看，摸到一個木頭小箱子，拿過來。」

雙手遞給她木盒，她自己取出盒中物品，一共兩件，放在床上。大姊要我坐在床上靠近看，她先拿起袖珍小瓶，上面畫著荷花。瓶子轉到後面空白的地方，她說上面寫的工楷小字是送她的人題寫的。「他會寫詩，為我寫的，特地燒成瓷器。」

她把拇指大的玉蟬放在掌心，聲調柔和。「玉蟬的翅膀透出下面的碧綠色，身體半隱半現。頭是墨綠色的，跟身體又不同。一塊天然翠玉，有的地方半透明，有的地方顏色濃得化不開，師傅把它雕活了，他說是清朝師傅雕的，這樣的師傅現在沒了。」大姊很快放回去，小心關上木盒。「他沒有忘記我，後來找到永屏路來，在樓下等，等了好幾天，要上來。幼香堅決不讓他上樓。幼香了解我，知道我要在他的心目中，保存著我過去的美好印象，而不是現在的模樣。」說到這兒，大姊把木盒貼在心口。她看著我把木盒放回櫃子，不再吭聲。她一夜沒睡，一直在翻身，木床咯吱吱響。

我也很長時間沒睡著，起身看屋前公園。雨還在下，有幾滴掛在紗窗上，黑沉沉小樹林，樹葉在風裡搖，後面古聖宮的小紅燈閃閃爍爍。一隻白狗半躺在涼亭。涼亭裡不裝電燈，我卻看清白狗後肢伏地，前肢微微撐起，全身潔白如羔羊。第二天買菜經過公園，只看到涼亭石階上，斑鳩蹲著不動，展開淋濕的雙翅曬太陽，石階凹陷處的青苔顏色變濃了。半夜爬起

來，再看下面，涼亭裡什麼都沒有。覺得有事情要發生了，像是臺語說的「卡到了陰」，我想告訴瑪麗婭，這才想起已經好幾天沒看到她。

晚上丟完垃圾，我仍在東張西望。雷蒙娜捏著一束絹花還沒走遠，她喜歡揀別人不要的東西。我走過去詢問，她說不好，不好，瑪麗婭不好。

「雷蒙娜妳慢慢說，說得清楚些。」

她更緊地捏住絹花，轉身一溜煙跑遠。

雷蒙娜第二天一見我，趕快把垃圾袋往黑洞洞車廂裡丟，丟完奔到垃圾車後面。

「啊咿咿，幹嘛扯我衣服，衣服給妳弄壞了。」雷蒙娜停下來，頓著腳，「有什麼好說的，她跟劉里長有了關係，有了關係不好，不正派很不好。他們的那個給吳媽媽知道了。」

「怎麼又出來個吳媽媽？」

「吳媽媽也住在古金大樓，是李小姐的眼線，李小姐要吳媽媽暗中盯著劉里長。瑪麗婭不知吳媽媽是李小姐安插在大樓的一隻眼睛，吳媽媽看出了他們的關係，李小姐就立刻天天來。」晚上還是很熱，雷蒙娜還是穿得密密實，每講一段話，就往腋窩扯一下衣服，「王太太現在不要瑪麗婭出來，要她在屋裡反省。如果我是瑪麗婭，也沒臉出來了。大樓裡的人都知道李小姐每天來，教瑪麗婭這麼講，那麼講。」

「瑪麗婭怎麼辦？妳能看到她，講幾句安慰的話嗎？」

「不行，我不能看她，我是規規矩矩的，像她這樣就完蛋了。」雷蒙娜又往腋窩下扯一下，「可怕，可怕，瑪麗婭完蛋了。」

照專門介紹外勞的仲介公司規定，我們犯了錯，他們會和我們解約，瑪麗婭恐怕會被開除。

從前窗往下看，劉里長仍在公園張貼活動訊息。劉里長個

子不高，長得矮墩墩，普普通通。我每次都是從樓上看到他，看到的都是背影，看不出他有特別之處。

大姊仍在午睡，我心亂如麻，走到廚房後窗前。最靠近後窗的一棟二層樓，曾經住一位老太太。大姊說老太太跟隨軍人丈夫來臺灣的時候，多報了歲數，以為多報歲數將來有好處。照老太太的說法，她老人家今年有一百多歲了，可是好處一直沒有來。我從未見過的老太太被她女兒送到老人院去住了，樓房屋頂破了個大洞。

二層樓冷清清，窗臺上有東西在動，那裡比較涼快，仰天躺一隻母貓，兩隻小貓趴在牠身上喝奶。其中一隻伸出前爪用力揉擠母貓胸脯，想多喝一點。傳來「報紙尙賣嘸」叫喊聲，那兒的巷子彎彎曲曲，一輛木板三輪車在移動。手捧舊報紙的女人跑出來，招呼三輪車停下。

晚上見到雷蒙娜，雷蒙娜神情昏茫茫，走路像夢遊，不再看別人的垃圾袋，踩到絹花也不知道。她見到我立刻大驚失色，扭轉頭往後跑。

「劉里長有沒有幫瑪麗婭講話？」我問。

她彈跳著後退，一邊回答：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啊咿咿——別攔我呀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」

最忙碌的是李清靜，李清靜早晨來公園做跼腳運動，做擴胸運動。一位年紀不小的婦女把錄音機放在地上，按了一下，響起女聲齊唱：

中華女兒有傳統

清晨起來舞寶劍

空地上的媽媽們隨著歌聲緩緩起舞，個個板著臉，表情十分嚴肅。她們之間保持一定距離，因為寶劍亮晶晶，不能失手

劈到別人。李清靜在她們中間穿來穿去，大概是在講「一張票一世情」吧。李清靜精神抖擻往外走，大概要去古金大樓教導瑪麗婭吧。

天很快黑下來，過去我一睡覺就做夢，現在整夜難眠。天快亮時才睡著，還沒做夢就聽見白頭翁叫，白頭翁是永屏路居民的報曉鳥。啼唱聲停了，迷迷糊糊地聽見了歌聲，誰想唱歌，就唱吧。突然記起這是瑪麗婭那天唱的歌，一下子醒過來，撲向紗窗。瑪麗婭從「白雲飄」唱到「奔向天的盡頭」，沒有停，比上次唱的多了兩句。瑪麗婭筆直站在草地上，歌聲嘹亮，地上有幾株薊草長得特別高，靠近她膝蓋。天還沒完全亮，只有她站在那裡，穿著我從來沒見過的黃底紫花衣。

「是韓文歌曲？」大姊說。

我沒有回頭看大姊，回答說：「不是，是菲律賓民歌。」我朝瑪麗婭舉起手臂，瑪麗婭也慢慢地舉手。

大姊低聲說了一句，我沒聽清。她生氣了，大聲呼喚，要我攙扶她下床。「唱得很好，我要看看。」

等我們捱到窗檯，草地不見人影。大姊說，是唱給妳聽的？是妳朋友？

「是的，大姊，我的朋友跟我一樣是外勞。恐怕她快要走了，來向我告別。」

「來向妳告別，可以叫她上來啊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妳說說看。」

講述過程中，大姊問：「李小姐是誰？」

「就是李清靜。」

「喔唷，李清靜沒有一天肯清靜！妳的朋友真倒楣，怎麼被她纏上了呢，誰被她纏上，誰就不得清靜。能幫幫妳朋友就好了。快叫幼香上來，叫幼香來。」

二姊被叫醒了，過了十分鐘才上樓。她嘀咕著說：「什麼事

呀，姊。」

聽大姊講了幾句，二姊立刻說：「讓芬妮講，姊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。」她轉過頭說：「別慌，芬妮，不要遺漏任何細節。」

聽我講完，二姊說：「瑪麗婭我是有印象的。很漂亮的一個女孩，推輪椅到公園，坐下來，坐在石凳上的姿勢也好看。她多大了？」

「二十二歲。」我補了一句，「來永屏社區，是她的第一份工作。」

「可憐的女孩。」二姊低下頭。過了一會，她板起臉說：「這麼重要的事，早就應該講出來。白天黑夜都在一起，我從來不知妳在想些什麼，我對妳講了那麼多事，妳都不出聲，別說瑪麗婭這樣的事情，連妳家裡有哪些人，都不講。」

「我講過的，我女兒讀小學了。」

「是我問出來的，我不問，妳嘴巴關得像鐵門。天生小心眼。」二姊有些惱火，「後來我不問了，妳看出來了嗎，後來我不問了。」

坐在扶手椅上的大姊動了動，說：「不是要妳扯這些，快點想出辦法來。」

二姊提高嗓門說，外勞出了事情，只要雇主幫忙去仲介公司講好話，應該沒事。「芬妮，妳去找那位王太太，請王太太出面去講好話。」她推我一把，說：「怎麼還不去？姊姊早餐，我來煮。買菜，我去買。我們等著聽消息。」

到了古金大樓，管理員比我先說話，他閱人無數，看出我是外勞，把匆忙收進抽屜的紙摺小紙盒放回到桌面，繼續吃葵花子。「在登記簿上寫清楚，住戶名字，妳的名字。」

他慢慢地吃，把瓜子殼吐進小紙盒，他的桌面很乾淨。「不行，不知住戶名字，不知住幾樓，我不能放妳上去。」他振振

有辭地說：「住戶有隱私權的。」

我說伯伯，求求您，我是為要緊事來的。管理員說是瑪麗婭的事吧。後來我感謝他讓我上樓。按了王太太家電鈴，王太太在裡面說：「知道了，管理員已經打電話上來。瑪麗婭和我沒關係了，妳還來做什麼？」她後來開了門，說不用換拖鞋，進來就是了。王太太家的客廳，擺設井然有序，牆上掛一幅描繪月夜河流的油畫，如果去掉畫中帆船，有點像新店溪。

王太太指著油畫下的凳子說：「妳要講什麼，坐下來講。」

桌上擺放花瓶，花瓶旁放本書，從封面看起來，是英文小說。王太太神情疲憊，聲音沙啞，喉嚨裡像有東西在摩擦。「瑪麗婭沒有告訴我，她去哪裡了。我聽見吹風機嗡嗡響，知道她一早起來，洗臉洗頭，吹頭髮，換一件新衣服，穿襪子。她平時不穿襪子。我知道妳會問，為什麼瑪麗婭一舉一動都要注意看？李小姐關照的。雖然事情已結束，還是要關心瑪麗婭，畢竟相處兩年，我對瑪麗婭還是有感情的。我知道妳心裡怪我，怪我沒有留住瑪麗婭。」

「王太太，您現在去仲介公司，可以換回的，瑪麗婭可以留下來。」

「瑪麗婭沒有要求我去仲介公司呀。」

我搬出二姊說過的話。王太太和藹地說：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可是，和那些人打交道，我一點都不懂的。我耳根子軟，別人說什麼，我都相信，李小姐常來看望瑪麗婭，有時還幫我們買菜，李小姐是提防瑪麗婭和劉里長串供。妳一定會問，瑪麗婭在屋裡是不是很悶，會不會很著急？我告訴妳，瑪麗婭一點都不著急，用尼龍繩編了很多隻小狗狗。她說不用我去菜市場，我就不去，但事情不能推到劉里長頭上，是我造成的錯，我認錯。仲介公司昨天告訴瑪麗婭終止合約，她當天就收拾好行李。早上她換好新衣，要求出去一次。我沒有說不可以，這

點雅量應該有。誰知她很快就回屋，回來餵我先生吃早餐，她自己吃，像平時一樣，稀飯裡加牛奶。然後到陽臺澆水，餵錦鯉。」順著王太太目光看過去，對面的毛玻璃落地窗緊閉，上午的陽光把幾枝樹影照在毛玻璃上，那應該是瑪麗婭種在陽臺的石榴樹。

王太太望著豎在桌上的水族箱說：「金波羅，她也餵了。」水草比游來游去的金波羅好看，綴在草葉的小珍珠似的泡泡，三三兩兩往上升，升到水面即刻不見，新的小水泡又慢慢形成。沉默的時間太長，王太太望著吐出泡泡的水草，坐姿保持不動。

王太太轉頭看我。「李小姐一按門鈴，我的心就必剝必剝跳，都快嚇死了，瑪麗婭呢，妳想她會怎樣？她才不緊張呢，三餐照吃，也不哭。李小姐對她說，只要說是劉里長勾引她的，可以幫她大事化無，度過難關。她不聽，李小姐說沒辦法了，只好告訴仲介公司。」

「瑪麗婭離開前，說了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我看著她背好行李，開門出去，看她闔上門，她都沒有回頭看我。」王太太伸手拿起桌上英文小說，打開來，垂下眼皮看。

走過公園，走到芭樂樹前，一隻老蟬在樹上叫。蟬聲後來變得抽抽噎噎。

老蟬呀老蟬，你不要太傷心，夏天終究要過去，我們都挽留不住。



〈永屏公園〉得獎感言

故事的發生地在古莊公園。阿彬和土龍先生的住宅都靠近古莊公園，兩位先生講述的往事，豐富了小說細節。

我也確實見到長在外面磚牆上的小樹把樹根伸進屋內。浴室的鏡子脫落了，這才露出被鏡子壓成扁平形狀的一叢根鬚。終年處在黑暗中的根鬚全是銀白色，看起來很脆弱，但飽含水分，能把阻擋它們的鏡子推倒。

小說中的公園改了名稱，是因為以前寫過〈古莊公園〉。另一個原因是，2011年春天多次從錦屏路經過。錦屏路，綿長，安靜，令人難忘。

屠佳

浙江慈谿人，

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系畢業，

曾任職香港電臺電視製作中心動畫組、

臺北宏廣卡通公司等。

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

時報文學獎與臺灣文學獎等。



成人組短篇小說·佳作

夕瀑雨

◎陳柏言

而葉子我們大家都有。當人不再長大，葉子會掉落，因為童年已逝。當人有了皺紋，葉子會再長，因為愛已逝。

——荷塔·慕勒《風中綠李》

1

大布巾在我面前緩緩降下，表姑在另一頭，拉持布的一角，將那塊從外曾祖母房間拿出來的棕色印花布細細攤平。彎折膝蓋盤起腿，對坐。赤陽蒸騰，街角凸面鏡的反光打在我的臉上，我眯起眼睛，見她也眯起眼睛。一股老敗氣息從布料的纖維間，浮升而起，她的臉有如浸入水中，扭曲晃動。高溫破壞氣味的鏈構，她的臉好似與許多張臉孔貼疊成一張。

「柏胤，要乖喔。」她熟練地翻動小小的塑膠鍋鏟，一顆更迷你的荷包蛋在紫色的平底鍋中煎著。「馬麻在煮飯。要乖喔。」她綁著兩束馬尾，大粒汗珠沿著她蒼白的脖子滑落。

「好。」我依她說的，兩腿盤坐，腰桿挺直。

她突然伸長了手，那柄紅色的鍋鏟「啪」落在我手背，溫柔而嚴肅地說：「我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了，要說：『是，親愛的馬麻』嗎？」

「是，親愛的馬麻。」

